

[陸]

九说中国 九

仲富兰 著

节日 里的中国



九个维度 九例个案
勾勒中华民族的
伟大文化传统

节日里的中国

仲富兰
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节日里的中国/仲富兰著.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9.7

(九说中国)

ISBN 978-7-5321-7137-8

I .①节… II .①仲… III .①节日－风俗习惯－中国－通俗读物

IV .①K892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第105605号

发 行 人：陈 徽

策 划 人：孙 晶

责任编辑：胡艳秋

封面设计：胡斌工作室

书 名：节日里的中国

作 者：仲富兰

出 版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：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87×1168 1/32

印 张：9.375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130,000

印 次：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：978-7-5321-7137-8/G · 0228

定 价：29.00元

告 读 者：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39-2925888

九

九说中国

出版者的话

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，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持续发展到今天的文明体系。这一文明体系发源于中国这片土地，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壮大，立足于这片土地，敞开胸怀接纳吸收来自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元素，并不断向周边国家乃至全球传播，在对外交流中又进一步得到完善，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的文化面貌，也塑造着我们华夏民族优秀的精神品格。

对这样的文化，我们完全应该有充分的自信。而文化自信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为此，我们决定组织编写这套“九说中

国”丛书。

“九”这个数字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。在古时，九为阳数的极数，又是大数、多数的虚数，所以，既可以表示尊贵，也可以代表全部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所载，大禹治水，后来称王，将天下划分为徐州、冀州、兗州、青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等九州；后来，九州可以代指整个中国。青铜器有“九鼎”，成语“一言九鼎”表示说话有分量。“九”还与“久”谐音，有长长久久、绵延不绝之意。

“九说中国”系列丛书在体例上力图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历史分期，从文化表现的角度着眼，系统展示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元素与基本样貌，凸显中国思想的博大精深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、中国精神的丰富多彩，进而揭示华夏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和深刻内涵，展示华夏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强大生命力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，需要创新性发展；转化与发展最终一定是从实处、细微处生发出来。“九说中国”系列丛书邀请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，

从承载中华优秀文化的诸多细小的局部和环节入手，从最能代表中国气质、中国气象、中国气派的人物、事物、景物、风物、器物中，选取若干精彩靓丽的内容，以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方式，描述华夏传统的不同侧面，向读者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。

“九说中国”系列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，每辑九种。第一辑九种书目，涉及文字、诗歌、信仰、技术、建筑、民俗日常，并推究建立于其上、传承数千年的华夏观念。为了让海外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，本丛书在适当的时候还拟推出多种语言的国际版。

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一万里。“九说中国”系列丛书力求涵盖面广，兼顾古今，并恰当地引入中外比照；做到“立论有深度，语言有温度，视野有广度”，同时用当代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加以呈现。

当然，丛书的编写是否达到了策划的预期，还有待读者诸君评鉴。欢迎各位随时提出批评改进的意见和建议。

序论：节日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

节日——中华农业文明的璀璨成果

节日里的中国充满了文化气息。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之一，她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，通过对天人、群己、义利等关系的约定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，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。节日还与中华文化精神、中华民族精神相联系，是中华民族成熟文明的缩影，它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又反映着现实的人与人的联系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凡

的意义。

“山中无历日，寒暑不知年”，人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，是无所谓节日的。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历经千百年岁月沧桑，它如同搭起了一个硕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台，承载着中华各民族人民精彩纷呈、多姿多彩的艺术飨宴。它既是中国人民长期不懈地探索自然规律的产物，包含着大量科学的天文、气象和物候知识，也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、审美意识和道德伦理在民俗风情上的集中体现。中国人重视阴阳平衡、天人合一、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，欣赏柔美、钟情团圆的美学和伦理观念，在这个节日体系之中都有强烈的体现，千百年来，传统节日的民俗，给中国人一种井然有序的时间节奏、热闹而不失寂寥的空间分布。虽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，老百姓也以一种勤勉、节俭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，因为有了热闹的节日，才构成中华民族完整的人生时间，使人生充满着期待、愉悦而显得非同寻常。

中国传统节日是农业文明的缩影，是先人追求天人

和谐的产物。大家知道，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、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、礼俗制度、风俗文化等的文化集合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传统节日结合了中国儒、释、道各家文化，将各类祭祀、信仰民俗融为一体，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大聚合、大集成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农耕文明的古国之一。远在上古时期，中国的先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认识到：种族要生存、繁衍，庄稼要有好收成，就必须“靠天吃饭”，“国之大事在农”，观察和掌握天象（日月星辰的变化）、物象（动植物随季节而生的变化）和气象（寒暑雨雪的变化）及其规律，顺应天地运行的节奏和气候变化的秩序，来合理地计划和安排其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。

为了准确地反映四季气温、降水、物候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情况，用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，先人依据太阳在黄道的不同位置，确定出了岁时节气的概念，进而逐步总结归纳出“二十四节气”。岁时节令一经确立，一些特别的日期就凸显出来，它们作为农耕周期中的关节点

而备受重视，每当特定的节气来临之时，都要举行与这个节气相应的仪式和庆典活动，农耕周期的演进，就好比竹子有节一样，人们进而发现岁时节令中有些特殊的日子，这个日子就是“节”日。

中国传统节日正是从时序上体现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递度演进，所以中国人一直有“四时八庆”的说法。春天，万物复苏，大地回春，从严寒中走来的春节、元宵节、中和节、清明节等节日，相继成为春季节日的序列。说到春天，共通的感觉就是春暖花开、春光明媚。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人们阖家团聚、拜年庆贺、舞龙观灯，尽情欢庆新春的到来；春天也是祭奠先祖的日子，纪念先人、踏青赏春、娱乐健身，在慎终追远中享受新春的赐福，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农耕播种。夏季是云彩最活跃、最生动的季节，端午节又不期而遇，人们佩艾采药、驱邪避毒、裹粽竞渡，斗草送扇、归省探亲，以期安度酷夏、消除邪秽。秋天是走向成熟的季节，秋高气爽、丹桂飘香，秋天的一景一物往往触发深沉的怀念。七夕节、中元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等纷至沓来。

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人们，乞灵巧、放河灯、赏秋月、玩秋菊、登高辞青，以多种方式庆贺丰收、祭奠亡灵、祈福纳祥。冬天是最为坚韧的时节，空气清冽流动，季节安静，光照绵延不息，瑞雪飘飞，腊八节、小年、除夕是对它最好的迎候。此时的人们忘记了寒冷，扫洒除疫、送灶祭祖、社火游街、欢欢乐乐地团圆守岁，品味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的喜悦。四时节庆的和谐有序、错落有致，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，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应时而作、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节律和独特的审美心理定势；反映了先秦以来历代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，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，追求“天人合一”的理想境界。

中国传统节日的演进

萌芽期——先秦

历史上的传统节日得以存在和发展，离不开一个民

族主体的精神活动。在原始社会，人们最基本的精神活动就是原始崇拜，包括原始神话、图腾崇拜、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，而这一切正是节日风俗萌芽期最为显著的特点。上古社会的人们，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，只能凭着质朴、直观和感性的思维方式去把握自然的表象。人们为了生存，总是小心翼翼地趋吉避害，规避许多灾难和祸患，并衍生出诸多的禁忌。如原始的祭月、拜月，就是日后中秋节赏月习俗的源头；而星辰崇拜中对织女星的祭祀，正是后世七夕拜星、乞巧习俗的来源之一。原始氏族把动物尊奉为神明，例如，龙是中国人最为普遍的图腾，后世中国人都称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，端午节人们举行“龙舟竞渡”的活动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见先民们“龙崇拜”的影子。此外，还有在天地崇拜中出现的“社日”和“立春”仪式。祖宗崇拜导致年节、中秋、冬至的祭祖和寒食、清明扫墓等习俗。同时，古人的鬼神观念，导致了诸多的驱鬼巫术和“驱傩仪式”，出现了门神、灶神以及腊月二十三日的送灶习俗。

当我们仔细探索古代的节日，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

的现象，这些传统节日几乎都是在农历的单日，尤其是单月单日，如一月一日元旦、三月三日上巳节、五月五日端阳节、七月七日七夕节、九月九日重阳节等。中国人喜欢讲双月双日、成双成对为吉利，为何节日大多是单月单日呢？其实这些节日并不像后世演化的那么欢天喜地，被人称之为“佳节良辰”。在节日风俗形成的初期，这些节日大抵是一些令人不安的日子，非“凶”即“恶”。因为是“凶日”或者“恶日”，所以才格外需要禁忌，也正是这些“恶月恶日”，才逐渐形成了节日风俗。

流传至今的春节、上巳、端午、中秋、冬至等节日元素，先秦时代大部分已经形成，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，改造自然以获取资源的能力还比较低，许多节日的风俗处于酝酿期，当时的节日比较少，内容不够丰富，在时间上也不是那么固定。

定型期——两汉

中国的传统节日，如元旦、元宵、寒食、端午、七夕、重阳等，到了两汉时期，大都基本定型。这不仅是

因为“汉承秦制”，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统一，社会出现了各种节日风俗得以定型的土壤和条件：

首先，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纷争之后，汉朝出现了政治、经济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。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使中原文化与荆楚、吴越、巴蜀、齐鲁以及北方文化得到相互吸收和融合。如汉朝的首都长安居民跳起了南方的楚舞，唱起了楚歌；中原的大量习俗也相继传到荆楚和百越之地。这说明，统一和融合，使共同的节日风俗的定型和整合有了可能。

其次，汉朝虽然迷信盛行，但科学的因素也在生长。古老的天文学在汉朝就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制造浑天仪、地动仪和候风仪的大科学家张衡的出现，就是明证。科学萌芽的生长，中西文化的交流，如汉安帝永宁七年（公元120年）掸国王派遣使者入汉，在元旦佳节表演大秦幻术，令君臣观赏后大为赞叹。这种状况，打破了先秦节日风俗盲目崇拜自然的原始信仰和巫术倾向，汉武帝倡导的历法变革，更为节日风俗的定型整合确定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础。

第三，战国时代极其活跃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，尤其是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，与汉朝具有神学思想的董仲舒等人倡导的“天人感应论”相糅合，并且将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与方位、时序相配合，形成五德之说，再把五德与天、五行与人相附会，阴阳家更是将迷信禁忌具体活动划分到一年的四时八节、二十四节气中去，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岁时顺序，为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蒙上了一片神秘的雾纱。

第四，汉朝的思想成果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迷信盛行，使节日风俗打下了尊神事鬼的印记；神话流播，使节日风俗增添了浪漫的色彩。而日趋定型的节日风俗又为传播神话鬼话仙话提供了传播的媒介。

第五，汉朝节日风俗的定型还表现在，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祭奠代替了以往的一些原始崇拜活动的内容。如屈原、介子推、伍子胥等由人而神，受到人们的传颂和崇拜，在诸多的节日风俗中凸现了人的作用，出现了有别于以往历史时期的新因素。与此同时，节日风俗和节

日礼仪互为表里，融为一体，被人们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。

变异期——魏晋南北朝

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融合的时期，宗教的参透、民族的融合、社会心理的失常，这些因素为中国节日风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量元素。

宗教的因素在节日风俗的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。首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勃兴，“五斗米道”“太平道”在民间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势力；其次是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，在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传播开来。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在宗教影响下出现的新兴节日，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，道家称道的“三元节”，在南北各民族中广泛流行。七月十五日，是道家的“中元节”，同时又是佛教的“盂兰盆会节”，其首创者就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。其他的节日如七夕、中秋、重阳等也不同程度地渗入了佛、道的影响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由于佛教、道教一起向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发